#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五　列傳五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黃山柯維騏著

王存　孫固　趙瞻　傅堯俞

王存字正仲丹陽人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西五年始歸登進士第由簿令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論事多不合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進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元豐初神宗察其忠實無黨累擢右正言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判太常寺論熙寧以來群臣緣論事得罪或詿誤被斥者宜甄材召擢語合

上意收拔者甚衆又言赦令出上恩而議法治獄者乞不以赦降原減官司禁謁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絶皆非便執政不悅五年遷至兵部尚書轉戸部元祐初連遷尚書左右丞蔡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爲確罷知蔡州蓋存初薦兵部確力也人善其能損怨云又知揚州進至資政殿學士召爲吏部尚書時朋黨之論寖熾存爲哲宗言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爲黨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忤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

覲遷右正議大夫敘法舊制當得東宮保傅議者指存嘗議還西夏侵地故殺其恩典既而降通議大夫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孫固字和父管城人登進士第始仕州縣爲宰相韓琦所知歷官潁王宮侍講潁王爲皇太子又爲侍讀卽位擢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种諤取綏州固上言兵凶器也動不可妄妄動將有悔大臣惡其說出知澶州還復領銀臺封駮兼侍讀判少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

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議事不合又極陳青苗匪便時議尊僖祖為始祖固議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為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舂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請以為始祖而別為僖祖立廟禘祫之日奉祧主東向以伸其尊韓琦是其議而安石主僖祖語在禮志出知貞定府又知開封府進至樞密直學士元豐初同知樞密院事諜者告夏人幽其主帝欲西討固勸

言舉兵易解禍難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焉帝笑曰此眞𨠬生之說爾其後師果無功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改太中大夫樞密副使進知院事以疾避位拜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尋奉祠哲宗立歷拜門下侍郎復知樞密院事累官右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溫靖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行信故更歷夷險不爲人所疾害嘗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傅堯俞銘其墓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

者也世以爲確論紹聖時奪遺澤元符列黨籍徽宗以圖嘗爲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趙瞻字大觀永城人父剛太子賓客徙鳳翔之盩厔瞻登進士第初歷州縣有惠政治平初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英宗稱善時議追崇濮王瞻引漢師丹董宏事力爭會使契丹及還劾呂誨等以論濮議罷乞與同貶不報趣入對英宗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孰若効伊尹傅說哉瞻言臣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遂通判

汾州神宗即位累遷開封府判官神宗問卿知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於季世擾攘中掊民財誠便今欲為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初王安石欲瞻助已使其黨餌以知雜御史瞻不應由是出為陝西轉運副使改永興軍轉運使以親老請知同州歷知滄州哲宗立擢至樞密直學士同知院事初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于海神宗詔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瞻固爭之卒罷役如瞻議瞻又奏廢渠陽軍紓荊湖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永樂遺民夏人聽命卒年七十

二太皇太后語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懿簡紹聖中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曉著春秋論二十卷史記牴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別錄一卷

傅堯俞字欽之濟源人十歲能爲文未冠登第石介每過之未嘗不在介曰少年不以游戲爲娛何也堯俞曰性不喜䚮雜介奇之歷知新息縣累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爲監察御史仁宗春秋高堯俞請建儲以慰天下望及英宗爲皇子有司闕供餽堯俞言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是詔供具甚厚英宗即位轉殿中侍御史遷

起居舍人內侍任守忠讒間兩宮堯俞諫皇太后曰天
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
公[illegible]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如
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矣於是皇太后還政遂守
忠堯俞言於帝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頒錄勤勞
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側遷右司諫同知諫院帝
眷遇堯俞嘗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
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帝納其言大臣議濮
王稱皇考堯俞與侍御史呂誨抗論凡十餘疏遂易考
稱親堯俞又言親非父母而何夫恩義存亡一也先帝

既以陛下爲子當是時設濮王尚無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災言簡宗廟則水不潤下今以濮王爲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孰甚焉俄命堯俞與趙瞻使契丹比還呂誨等皆以諫濮議罷堯俞請同貶遂出知和州神宗即位徙知廬州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敢以爲告安石慍之但授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俄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府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六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爲時所容請祠未幾

徐人告有談天文休咎者堯俞坐不即捕削官職稍起
監黎陽縣倉草場郡掾行縣堯俞從衆出迎盡禮守爲
遣他吏代主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曠其職凡
十年哲宗立自知明州召入遷擢御史中丞奏言人才
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
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
窺人陰私抉人細故則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御史
張舜民以言事罷堯俞請留不聽遂以龍圖閣待制知
陳州未幾復舊職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新州宰執
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御史府爲之一空堯俞曰確之

黨其尤者固宜逐餘可一切置之臣言以陛下盛德乃於此不能平傾聽之如蚊蝱過耳無使有纖微之忤以奸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六年卒年六十八哲宗與太皇太后哭臨之太皇太后語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謚獻簡坐元祐黨奪贈謚後黨錮解下詔褒贈錄其子堯俞厚重言寡不設城府人自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司馬光常謂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

吾於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爾從孫察見忠義傳

論曰方王安石得君當國平生交遊誰無希望王存係固趙瞻傅堯俞寧輟舊好終不肯依阿受其誘餌及與政多獻替然一切持平無或矯激至謂蔡確不宜深罪與范純仁彭汝礪所見皆同何主議者弗之諒也羅仲素有言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存等得之矣

梁燾　王巖叟　鄭雍　孫永

梁燾字況之須城人以父蒨任爲太廟齋郎舉進士中第歷集賢校理通判明州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

又早上書論時政曰青苗之錢未及償而責以免役免役之錢未暇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下而復有方田方田未息而迫以保甲其爲害之實雖有言者而上下相蒙竟成就其事臣謂天下之患不患禍亂之不可去患朋黨蔽蒙之俗成使上不得聞所當聞故政日以敝而禍亂卒至也內侍王中正將兵干賞不以法壽爭之不得請外知宣州未幾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召還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文彥博議遣劉奉世使夏國御史張舜民論其不當遣被黜壽力爭之時同論者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王覿孫升韓川亡人悉召至都堂敕諭以

事當權其輕重故不惜一新進御史以慰老臣壽又言御史者天子之法官不可以大臣鞅鞅斥去章十上不聽壽又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還舜民制命爲失職坐訴同列出爲集賢殿修撰知潞州辭曰臣以罪冒美職守劇郡如此則朝廷命令不能明辨曲直以好惡示天下矣不報明年以左諫議大夫召上書言帝富於春秋未專宸斷太皇保佑制政簾帷姦人易爲欺蔽願正綱紀明法度采用忠言講求仁術兩宮嘉納焉前宰相蔡確作詩怨謗壽與劉安世交攻之乃竄確新州劉潤甫除吏部尚書壽爲御史中丞論潤甫柔佞不立巧爲

進取不聽元祐七年自翰林學士連拜尚書左丞蔡京帥蜀燾言京輕險貪愎不可用又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合遂丐去爲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使以寵之力辭改知穎昌府紹聖元年知鄆州朋黨論起哲宗曰梁燾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以故最後責竟以司馬光黨黜知鄂州連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卒年六十四燾自立朝一以汲引人物爲意在鄂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至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不得盡用負愧多矣其好賢

樂善如此

王巖叟字彥霖清平人仁宗初置明經科巖叟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欒城簿涇州推官兩月聞弟喪棄官歸養熙寧中韓琦留守北京辟爲屬韓絳代琦復欲留用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士君子稱之後知定州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導人爲訟巖叟捕撻於市衆皆竦然守呂公著歎爲古良吏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哲宗即位劉摯薦爲監察御史入臺之明日即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

在從諫用賢不可以小利失民心又極陳時事謂不絕害本百姓無由樂生不屛群邪太平終是難致李定不待所生母服嵒叟論其不孝定遂分司宰相蔡確以定策自居嵒叟言確貪天自伐章悖不忠之罪蓋與確等於是二人相繼斥遷左司諫兼權給事中時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嵒叟即繳錄黃上疏諫既而命不由門下省以出又疏曰臣為諫官既當言承乏給事又當駁非臣好為高論喜忤大臣恐命令斜出尤損紀綱蹟凡八上命竟寢又言省吏月饗厚奉歲累優秩而朝廷每舉一事輒計功論賞不知平日祿賜將焉用之姑

息相承流弊已極望飭勵大臣事爲之制即詔減抑僥倖定爲十七條遷侍御史坐張舜民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賢院知齊州明年復以起居舍人召兼侍邇英講進讀寶訓至節費嚴叟曰須每事以節儉爲意則國用自饒讀仁宗知人事嚴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則是非邪正自然可見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哲宗曰止此三德爲更有德蓋哲宗自臨御淵默不言嚴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曰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嚴叟司侍講奏曰聖賢之學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它好始可

謂之專又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進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質孤勝如二堡漢趙充國留屯之所自元祐講和在蘭州界內夏力爭之延帥欲以二堡與夏蘇轍主其議嚴叟曰形勢之地豈可輕棄乃止夏人侵定西之東通遠之北壞七厓巉堡掠居人轉侵涇原及河外鄜府州朝議或欲以七巉經毀之地皆以與夏嚴叟力言不可定遠遂城皆嚴叟之力拜中書舍人復爲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言於哲宗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或謂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此乃深誤陛下

也上淸儲祥宮成將肆赦嚴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咸
平中醴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無赦者此可見
赦無益於聖治也哲宗選后既定嚴叟曰聖人言正家
而天下定當愼之於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嚴
叟又取歷代后事可爲法者類爲中宮懿範上之宰相
劉摯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嚴叟曰元祐之初排斥
姦邪緝熙聖治摯與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讒毁重惜股
心無輕其去就後摯竟爲御史鄭雍所擊嚴叟連上疏
論救摯去位御史遂指爲黨罷爲端明殿學士知鄭州
言者猶未厭太皇太后曰嚴叟有人功今日之命出不

僕已卄明年徙河陽數月卒年五十一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追貶雷州別駕司馬光嘗以嚴叟進諫無隱稱之曰吾畏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有易詩春秋傳行于世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進士甲科調兖州推官歷擢起居郎進中書舍人鄧潤甫除翰林承旨雍當制制未出言者交章攻之換侍讀學士雍言二職皆天下精選以潤甫之過薄不當草前命以爲姦邪不當在經幄今中外咸謂胡宗愈以是塞言者如此則邪正何由可辨善惡何由可明若每事必待人言是賞罰之柄不得已而行

非所以示信天下之道消宜仍爲承旨使契丹還徙右諫議大夫侍御史賈易沾激自專中丞趙彥若懦不自立雍拜論之遂罷易左轉彥若以雍爲中丞初邢恕以書抵宰相劉摯雍與楊畏釋其語論摯威福自恣又論王巖叟朱光庭梁燾等三十人皆爲摯黨及摯出知鄆州光庭方爲給事中繳還摯麻詞巖叟燾力救之哲宗以先入之言不納事詳摯傳拜尚書右丞改左丞雍在政地哲宗稱其事上有禮紹聖初治元祐衆臣雍頓首自列諭使勿去二年始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北京留守初章惇以白帖貶謫元祐臣僚安燾爭論不已帝

疑之雍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案牘懷之以白帝遂其姦雍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坐元祐黨奪職知鄭州數日改成都府元符初提舉崇福宮歸未至卒政和中復資政殿學士

孫永字曼叔長社人祖沖蔭將作監主簿登進士第自縣令擢爲諸王府侍讀神宗爲皇太子進舍人郎位累擢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王韶建取熙河策永以生事折之新築劉家堡失利衆請戮偏裨以塞責永曰尤人以自免於我安乎竟用是降天章閣待制知和州後以詳定編敕知審官東院召還神宗問青苗助役便否對

曰法誠善然彊民出息輸錢代徭不能無重斂之患議復肉刑永奏曰漢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不果行復學士知瀛州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時行市易抵當法神宗詔永及韓維究實御史張琥劾永棄同即異罷爲祠元豐中判軍器監出知太原入判將作進端明殿學士病不能朝神宗虛樞密以待辭去益力乃爲祠踰年起知陳州徙潁昌哲宗召拜工部尚書從吏部又屬疾改資政殿學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未拜卒年六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謚康懿閭永外和內勁論議常持平事或悖于理雖逼以勢亦不爲屈未嘗以矯亢形于

色辭與人交終身無怨仇范純仁蘇頌稱爲國器云

論曰山有猛獸則群妖伏國有直臣則百寮肅梁燾王巖叟之在朝不其然耶第蔡確新州之貶啓紹聖之報復議者尤其已甚孫永不激不阿爲堯夫子容所稱許將其器量有相符乎鄭雍晚易所守任情攻擊及章惇得政復與爲黨以陷元祐諸賢鄙夫患失何所不至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六　　列傳五十八

明南京戶部員外郎莆田柯維騏著

許將　鄧潤甫　林希　曾旼　蔣之奇

陸佃　吳居厚　溫益

許將字冲元閩人舉進士第一簽書昭慶軍判官代還當試館職辭曰起家爲官本代耕爾願以守選餘日讀所未見書宰相善其志以通判明州神宗召對得美除又自太常丞遷改右正言明日直舍人院又明日判流內銓進知制誥特敕不試契丹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請代地歲聘之使不敢行以命將將入對謂北人

萬一言及代州事何以答之遂命將詣樞密院閱文書及至蕭禧館客果以代州爲問神宗善之歷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爲同進所惡蔡確舒亶陷以罪黜知蘄州明年以龍圖閣待制起知秦州改揚州又改鄆州上元張燈吏籍爲盜者繫獄將曰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無一人犯法三圄皆空父老嘆曰王沂公後五十年今再見也召爲兵部侍郎條奏八事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將立具上之明日訪樞臣不能對也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中復爲翰林學士遷尚書右丞中旨用王文郁姚兕領軍執政復

議用張利一張守約將始與執政同議復密疏利一不可用言者論其希旨賣友罷知定州移楊州又移大名紹聖初入爲吏部尚書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蔡卞奏發司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曰發墓非盛德事方黨禍作或舉漢唐誅戮故事帝復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哲宗皆納之徽宗進門下侍郎累官金紫光祿大夫以復河湟功轉特進凡居政府十年御史中丞朱諤謂將左顧右視見利則回幡然改圖初無定論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穎昌移大名加觀文

殿學士奉國軍節度使凡六年數坐星老召爲佑神觀使
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定子份龍圖閣學士
鄧潤甫字温伯建昌人第進士爲上饒尉武昌令熙寧
中王安石以爲編脩中書戶房事神宗覽其文除集賢
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諫院知制誥同鄧綰張琥治鄭俠
獄深致其文入馮京王安國丁諷王堯臣罪擢御史中
丞李憲措置熙河邊事潤甫率其屬上書切諫云豈可
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不聽又言前代帝
王陵寢近畿言者請射耕墾小人無知不顧大體願絀
創議之人一切勿令從之遷翰林學士因論奏相州獄

爲蔡確所陷落職知撫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召復翰林學士兼掌皇子閤牋記一時制作獨倚潤甫焉哲宗立惟潤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進承旨後爲吏部尚書梁燾論其草蔡確制妄稱定策功乃以龍圖閣學士知亳州閱歲復以承旨召數月除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請郡得知蔡州移永興軍元祐末以兵部尚書召紹聖初哲宗親政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遂拜尚書左丞章惇議重謫呂大防劉摯潤甫不以爲然曰俟見上當力爭無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安惠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第進士歴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
院遣使高麗希聞命懼形於色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
務後復官遷至禮部郎中元祐初歴進中書舍人言者
疏其行誼浮偽不足以玷從列出知蘇州更宣湖潤杭
亳五州加天章閣待制紹聖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
都府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
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
之或曰希可惇欲使希典書命逞毒元祐諸臣且許以
爲執政希亦以久不得志將甘心焉遂留行復爲中書
舍人哲宗問神宗殿名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希對曰此

石勒殿名也乃更爲顯承時方推明紹述希皆密豫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蘇軾轍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爲之詞極醜詆至以老姦擅國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遷禮部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擢同知樞密院始惇疑曾布在樞府間已使希爲貳以相伺察希日爲布所誘且怨惇不引共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希罪惇因幷去之罷知亳州移杭州布不能救也旋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徽宗立徙大名朝廷以其詞命醜正之罪奪職知揚州從舒州卒贈資政殿學士謚文節弟旦

日第進士熙寧中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居臺五月以論李定事罷守故官久之復罷去累年乃簽書淮南判官入爲太常博士工部考功員外郎元祐初拜殿中侍御史甫莅職即上疏曰去歲詔求讜言士民爭欲自獻及詳觀詔語約束丁寧使不得覬望迎合徇令干譽於是人人知戒言將出而復止初詔乃蔡確章惇造端其詞盡出於惇今二人既去其餘黨常懷醜正惡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折邪謀遂論呂惠卿鄧綰雖罷揚州猶莅小郡小郡之民奚罪焉乞投之散地以謝天下又論崔台符晉𥂞民舞文

深酷之罪皆逐之歷右司郎中秘書少監太僕卿終河東轉運使子膚坐元符上書陷黨籍

蔣之奇字穎叔宜興人以蔭得官登進士第中春秋三傳科至太常博士又舉賢良方正試六論中選及對策失書問目報罷英宗覽而善之擢監察御史神宗立轉殿中侍御史上謹始五事曰進忠賢退姦邪納諫諍遠近習閑女謁初之奇爲歐陽脩所厚制科既黜乃詣脩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爲衆所容因劾脩帷薄事語在脩傳神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稅仍榜朝堂改宣州累擢直龍圖閣江淮荆浙發運使

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知潭州言者皆謂之奇小人不足當斯選改集賢殿脩撰知廣州加寶文閣待制徙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入爲户部侍郎未幾復出知熙州夏人論和請畫封境之奇揣其非誠必務守備謹斥候常若敵至終之奇去夏人不敢犯塞紹聖中召爲中書舍人改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元符末鄒浩以言事得罪之奇祈簡別之責守汝州閲月徙慶州徽宗立復爲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明年知院事崇寧元年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棄河湟事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卒後錄其嘗陳紹

述復其官之奇爲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以治辦稱
且喜薦士在閩薦處士陳烈在淮南薦孝子徐積每行
部至必造之特以畔歐陽脩爲清議所薄云子皆至侍
從孫興祖用蔭歷官知武陽縣治最畿邑靖康初金兵
來攻力不敵死焉曾孫芾有傳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居貧苦學映月讀書熙寧三年應
舉入京適王安石當國以嘗受經造焉安石首問新政
佃曰頗擾民又訪外議佃曰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邪
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石
召謂之曰吾與呂惠卿議云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

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便佃說不行擢甲科歷國子監直講安石以佃不附已專付之經術不復咨以政神宗問佃大喪襲衮佃考禮以對神宗悅用爲詳定郊廟禮文官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累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時去安石之黨事多諱變所從安石卒佃率諸生供佛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遷吏部侍郎以脩撰神宗實錄徙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黄庭堅爭辨大要爲安石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進權禮部尚書鄭雍論其穿鑿附會改龍圖閣

待制知穎州加直學士又爲韓川朱光庭所議詔止增秩徙知鄧州未幾知江寧府甫至祭安石墓紹聖初治實錄罪坐落職知泰州徙海州朝論灼其情復集賢殿脩撰移知蔡州徽宗即位召爲禮部侍郎上疏曰近時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以忠厚爲重遲以靜退爲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夫善續前人者不必因所爲否者更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更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更之之過也願咨謀仁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爲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遂

命修哲宗實錄遷吏部尚書拜尚書右丞諫官陳瓘上書曾布怒佃曰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佃執政與曾布比而持論多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之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須其安平苟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轉左丞御史論呂希純劉安世復職太驟請加鐫抑且欲更懲元祐餘黨佃爲徽宗言不宜窮治乃下詔申諭揭之朝堂讒者用是詆佃名在黨籍恐自及耳遂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

資政殿學士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於禮家名數之說
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於世
吳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第進士歷武安節度推官熙寧
奉行新法計勞得大理丞轉補司農屬元豐間提舉河
北常平歷京東轉運副使居厚精心計善籠利擢天章
閣待制都轉運使當時興利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爲
掊克劇盜王沖因民不忍欲乘其行部取投諸冶居厚
聞知間道遁元祐治其罪責成州團練副使安置黃州
章惇用事起爲江淮發運使召拜戶部侍郎尚書以龍
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坐事罷知和州崇寧初復尹開封

連進中書門下侍郎以老避位後知樞密院政和中以
武寧軍節度使知洪州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呂厚初以
聚斂躐侍從及在政地惟以周謹自媚云
溫益字禹弼泉州人第進士歷諸王府記室出知福州
徙潭州鄒浩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夜逼登舟而去
他逐臣在其境內若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
率爲所侵困用事者悅之未及用而徽宗以藩邸恩召
還給事中兼侍讀陳瓘指言其過謂不宜處經帷不報
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尋兼侍讀遷吏部尚書建中
靖國元年拜尚書右丞鄧洵武獻愛莫助之圖帝初付

曾布辭政付益益得藉手以為宜相蔡京天下之善士一切指為異論持人惡之布與京爭事帝前辭頗厲益叱曰曾布安得無禮帝不樂布由是得罪而京遂為相徙益中書侍郎益夜請傳合蓋天稟然及是乃時有立異京頗憚焉踰年卒子萬石至尚書

論曰自熈豐迄崇寧君子小人迭當國仕於時者當論其心術何如詞學吏治弗與焉許將諫止發冢及誅戮士大夫庶知匡救然見利改圖亦云鄙已鄧潤甫深治詔獄妄表蔡確功又首倡紹述之說凶悠類如此迨與國政乃稍持平與章惇異謂可以蓋往愆耶林希草制

忍於醜正士斥宣仁以圖柄用椰筆之嘆豈誠有悔心

蔣之奇素行反覆兼贊紹述其好賢薦士或者假以自

文吳居厚以聚斂見黜元祐後爲章惇所拔歷通顯𢨢

𢨢可知溫益侵困遷人已失之刻至於汲用蔡京爲社

稷蠹是同惡也陸佃出王安石門數有規諷晚雖與曾

布比而能小失平恕俾元祐之黨免窮治不優於諸人

哉

明南京戸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孫覺 [illegible]　李常　孔文仲 弟武仲 平仲　黄廉

鮮于侁　彭汝礪 弟汝霖 汝方　呂陶　張舜民

龔鼎臣　盛陶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學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督民捕蝗覺言民方艱食若以米易之是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諸縣嘉祐中進館閣校勘神宗擢至右正言帝將大革積弊覺言革而當其悔乃亡帝稱善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覺曰堯以知人爲

難終享其易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於小利近功則
王道可成矣帝語覺欲用陳升之爲樞密而罷邵亢覺
退即奏疏如所言帝以爲希旨奪官兩級覺連章匄去
云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
而猶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已而復右正言徙知通州
熙寧二年詔知諫院同脩起居注知審官院王安石早
與覺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爲助青苗法行議者謂周官
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
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故以國服
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

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荐時況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之絶將補耕助斂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因請遣覺行視畿縣散常平錢利病覺既受命復疏辯且言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望賜寢罷坐反覆出知廣德軍歷知蘇州福州連徙亳揚徐州知應天府入爲太常少卿易祕書少監哲宗即位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論宰相蔡確韓縝進不以德進吏部侍郎擢御史中丞數月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奉

祠求舒州靈仙觀以歸卒年六十三覺爲王安石所逐
不以介意安石退居鍾山覺枉駕道舊追其死又作文
以誄其德量如此紹聖中以元祐黨奪官徽宗即位復
之所著有文集奏議春秋傳弟覽
覽字傳師擢第歷司農主簿舒亶判寺且兼諫院欲引
覽自助拒不荅亶怒用帳籍違事劾之出提舉利州湖
南常平改京西轉運判官累擢戶部侍郎與蔡京論役
法不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城葭蘆策勳加樞密
直學士覽雖立邊功議論多觸執政屢遭黜削歷知河
南未與徙成都辭不行降寶文閣待制卒年五十九

李常字公擇建昌人擢第歷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熙寧初爲秘閣校理王安石與之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疏言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累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中召還至禮部侍郎哲宗立進戶部尚書常轉對上七事時役法差免二科未定常謂法無新陳便民者良論無彼已可久者確今使民俱出貲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

富者難堪各從其願則可久爾乃折衷條上之拜御史
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諫官劉安世力攻蔡確
常號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併劾常徙兵部
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道卒年六十四所著有
文集奏議詩傳元祐會計錄常與孫覺齊名俱受知呂
公著其論議趣舍大略多同云

孔文仲字經父新喻人舉進士南省擢第一歷台州推
官熙寧初翰林學士范鎮薦制舉對策萬言力論理財
訓兵之法非是王安石怒啓神宗御批罷歸故官齊恢
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言不當黜上章不

聽范鎮言之亦不聽蘇頌歎曰方朝廷求賢如飢渴而不見錄豈其論太高而難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後為國子直講學者方用王氏經義進取文仲不習其書因改官出通判保德軍哲宗嗣擢左諫議大夫會日食疏陳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服侮中國斜封奪公論人臣輕國命文論青苗免役皆困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為遺黎留蠹改中書舍人卒年五十一蘇軾拊其柩曰世方嘉軟熟惡崢嶸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弟武仲平仲並以文聲起江西時號三孔文仲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之有文集五十卷

武仲字常父進士甲科歷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請從臣爲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俟獄成聽大理約法以全朝廷體貌之意遂著爲令徙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末追復之所著詩書論語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義父登進士第又應制科用呂公著薦爲祕書丞集賢校理紹聖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譏毀先烈削校理知衡州徙韶州又坐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召爲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奉祠卒平仲長史

學工文詞著續世說釋解稗詩戲諸書
黃廉字夷仲洪州人第進士歷州縣或薦之王安石白
神宗召訪時務對曰朝廷立法之意則一而四方推奉紛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陛下不盡察也河朔被水河南齊晉旱淮浙飛蝗江南疫癘陛下不盡知也帝即命廉體量振濟東道除司農丞還報合旨擢利州路轉運判官復丞司農爲監察御史裏行論俞充結王中正致宰屬廾言中正任使太重帝曰人才蓋無類顧駕馭何如耳對曰雖然臣慮漸不可長也河決曹村壞田廬受詔安撫凡所活二十五萬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

獄遼人求代北地廉言分水書境失中國險固啓釁很
心其後遼人果包取兩不耕地下臨鴈門父老以爲恨
王中正發西兵潰歸嫁罪於轉餉廉坐貶元祐初累遷
起居郎集賢殿脩撰樞密都承旨上官均論其往附蔡
確獄改陝西都轉運使拜給事中卒年五十九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第進士爲江陵右司理參軍慶
曆中天下旱詔求言侁上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剴切唐
介與同鄉里稱其名於上官文章論薦侁盛言左參軍
李景陽枝江令高汝士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爲賢歷
通判綿州趙抃使蜀薦於朝未及用從何郯辟簽書永

興軍判官神宗詔求直言侁爲蔡河撥發應詔陳十六
事詔近臣舉所知范鎮以侁應選除利州路轉運判官
初王安石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侁惡其沽激要君
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至是乃上書論時政曰
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
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神宗曰侁
有文學可用初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緡錢利州
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
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聞神宗是侁議諭司農須以爲
式因黜瑜而升侁副使仍兼提舉常平凡居部九年治

所去閫中近婣戚旁午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軾
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徙京東
西路河决澶淵作議河書上之神宗嘉納後兩路合爲
一以侁爲轉運使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楊州蘇軾自湖
州赴獄親朋皆絕道揚侁往見臺吏不許通或謂侁宜
焚軾所往來書文以避禍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
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爲舉吏所累罷主管西京御史
臺哲宗立復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
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瘵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
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召

爲太常少卿侍從遷神宗廟配享有用王安石吳充者佺曰先朝宰相之賢雖出富弼右乃用弼拜左諫議大夫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又言王安石用事諱人詆訾新政廢制舉科令方搜羅俊賢廓通言路宜復六科之舊又乞罷大理獄許內省諫官相往來減特奏名舉人嚴出官之法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罷戎瀘保甲以寬民力事多施行甫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居無何卒年六十九佺刻意經術孫復與論春秋嘆其過出時輩所著詩傳易斷范鎮孫甫並稱譽之作詩平澹淵粹尤長於楚辭蘇軾讀九誦謂近屈原

宋玉自以爲不可及也

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舉進士第一歷彰州軍事推官王安石見其詩義擢至太子中允既而惡之中丞鄧綰將舉爲御史召之不往既上章自列失舉神宗怒逐綰用汝礪爲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一正已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養民六振救七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十鹽事指擿利害多人所難言又論呂嘉問市易聚斂當罷俞充諂中人王中正至出妻拜之不當使正中書五房事帝爲罷充詰其語所從汝礪曰如此非所以廣聰明也及中正與李憲主西師汝礪言不當以兵付中人

因及漢唐禍亂之事帝不懌語折之汝礪拱立不動伺閒復言帝爲改容元豐初以館閣校勘爲江西轉運判官代還提點京西刑獄元祐初再遷中書舍人賜金紫論詩賦回河事尤力吳處厚得蔡確詩以爲怨謗諫官交章請治之欲寘之法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數以白執政不能救遂上疏論列及確謫命下汝礪封還除目辨論愈切諫官指爲朋黨遂落職知徐州初汝礪在臺時論呂嘉問聚斂事與確異趣徙外十年後洽嘉問宅獄以不阿執政必奪二官至是又爲確得罪人以此益賢之歷拜吏部侍郎哲宗初聽斷脩熙寧元豐政事人

皆爭獻所聞汝礪獨無建白或問之荅曰在前日則無敢言於今則人人能言之矣進權吏部尚書言者謂嘗附會劉摯遷降待制知江州數月召爲樞密都承旨命未至卒以告賜其家年五十四汝礪讀書爲文志於大者言動取舍必合於義與人交必盡誠敬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旣死弃其母妻葬之且衣食其孤所著易義詩義詩文凡五十卷弟汝霖汝方

汝霖字巖老第進士以曾布薦歷侍御史執政李清臣與布異布先諷江公望擊之將處以諫議大夫公望弗聽汝霖竟逐清臣果得諫議元祐禍再興與吳材王能甫

排斥不已汝霖言諸人罪狀紹聖案籍具在不必俟指名彈擊於是司馬光以下復貶希失位汝霖謫濮州團練副使後以顯謨閣待制卒

汝方字宜老以汝礪蔭爲榮陽尉歷通判衢州權知州事方臘寇至汝方守孤城三日而陷罵賊以死年六十六超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忠毅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年十三能文爲蜀守蔣堂所獎登進士第歷知壽陽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官暇日促膝晤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廊廟人也以介薦應熙寧制科陶枚數王安石更法之過謂陛下措意立法自

謂庶幾堯舜然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神宗顧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帝覺使馮京竟讀謂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鎮見陶皆曰自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效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在兹一舉矣安石既怒孔文仲科亦隨罷陶雖入等纔通判蜀州徙知彭州李杞蒲宗閔來榷茶西川騷動陶言立法太嚴取息太重宗閔怨劾其沮敗新法責監懷安商稅或往弔之陶曰吾欲假外郡之虛名救蜀民百萬之實禍幸而言行所濟多矣敢有榮辱進退之念哉起知廣安軍召爲司門郎中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

獻邪正之辨曰蔡確韓縝張璪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
表裏爲賊民害物之政在今日則觀望反覆爲異時子
孫之計安燾李清臣又依阿其間以伺勢所在而歸之
昔者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亟加斥逐於是數人相繼
罷陶與同列論張舜民事不合傳堯俞王巖叟攻之太
皇太后不納遷陶左諫議繼出爲梓州淮西成都路轉
運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左
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况史官乎大臣奏事
而史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詔定爲令遷中書舍人奉
使契丹歸乞脩邊備哲宗喜進給事中俄以集賢院學

士知陳州徙河陽潞州例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
徽宗立復集賢殿脩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登進士第爲襄樂令王安石倡
新法舜民上書言人主不可與小民爭利時人壯之元
豐中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王師無功舜民在
靈武賦詩紀其事坐謫散還司馬光薦爲監察御史上
疏論西夏疆臣爭權不宜加以爵命當興師問罪因及
文彥博左遷累擢直秘閣陝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
元符中罷職徽宗立擢右諫議大夫居職七日上六十
章徙吏部侍郎旋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

祐黨謫楚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復集賢殿脩撰卒舜

民慷慨喜論事自號浮休居士使遼見其太孫禧好音

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爲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

州來歸者後如其言紹興中贈寶文閣直學士

龔鼎臣字輔之須城人父誘東武陵令鼎臣幼孤自立

第進士爲平陰主簿歷泰寧軍節度掌書記石介死詔

者謂北走契丹仁宗詔兖州劾狀郡守杜衍會問掾屬

莫對鼎臣獨曰願以闔門證其死衍探懷出奏稾示之

曰吾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舉爲祕書

省著作佐郎知萊蕪縣大臣薦試館職坐與石介善不

召歷知安丘縣以賢良方正召試祕閣轉太常博士賜五品服知渠州渠故僻陋無學者鼎臣請建廟學選邑子爲生立課肄法始有登科者郡人繪像事之召擢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累擢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服轉吏禮二部郎中英宗登位屢乞延訪臣下親決國事上疏勸皇太后早還政又極論昭陵宜儉葬景靈神御殿不宜增侈以彰先帝恭德鼎臣在言路累歲闊略細故至大事無所顧忌然其言不爲峻激使人主易聽退亦未嘗語人故多施行改集賢殿脩撰知應天府徙江寧召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神宗即位判吏部流内銓王安

石侍講欲賜坐事下禮官鼎臣言不可安石不悅求補外知兖州改吏部提舉西京崇福宮復判太常寺留守南京時河决曹村流殍滿野鼎臣勞來振撫歸者不勝計拜諫議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太中大夫請老奉祠尋以正議大夫致仕年七十七卒

盛陶字仲叔鄭州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監察御史裏行李復圭輕敵敗國程昉開河無功皆疏其過二人實王安石所主陶不少屈累遷侍御史劉安世等攻蔡確爲謗詩陶謂不可長告訐之風安世疏其附會觀望出知汝州徙晉州歷龍圖閣待制知應天府順昌府瀛州元

符中例奪職卒年六十七

論曰宋世宰臣得君秉政未有如王安石之專者曾公亮依違其間誘之於天蓋亦無可奈何已孫覺李常乃其故人極論傳會周官之非黃廉奏對呂陶孔文仲應制科彭汝礪張舜民鮮于侁陳時務並列新法病民書甚剴切龔鼎臣沮坐講盛陶劾李稷敗績亦其與安石忤不少忌避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安石之敝也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數子其有見也夫

顏復　鄭穆　李周　顧臨

李之純從弟之儀　王覿[illegible]　馬默　喬執中

孫諤　孫升　韓川　朱服

章衡　黃寔

顏復字長道魯人顏子四十八世孫也父太初以名儒爲國子監直講出爲臨晉簿嘉祐中詔郡國敦訪遺逸京東以復言試中書第一賜進士爲校書郎知永寧縣熙寧中爲國子直講坐王安石罷元祐初起太常博士建言令禮官會萃古今典範爲五禮書以爲士民式又請攷正祀典爲後世法累遷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以疾改天章閣待制未拜卒年五十七王嚴叟等言復學行超特宜加優卹詔賜錢五十萬予岐門下侍郎

鄭穆字閎中候官人性醇謹好學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千數與陳襄陳烈周希孟人號四先生舉進士四冠鄉書遂登第歷集賢校理求外補通判汾州熙寧三年召為岐王侍講嘉王出閤改諸王侍講府僚闕員御史陳襄請擇人神宗曰如鄭穆德行乃宜左右王者凡居館閣三十年而在王邸一紀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元豐三年出知越州加朝散大夫未滿告老與祠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諸生皆尊其經術服其教訓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孤穆曰恤孤吾事也金於何有反金而收其子長之三年楊王荊王請為侍講乃

除直集賢院復入王府荆王薨爲揚王翊善太學生乞爲師復除祭酒兼徐王翊善明年拜給事中又明年除寶文閣待制皆仍祭酒又明年請老提舉洞霄宫給事中范祖禹疏留不報太學之士數千人以狀詣司業又詣宰相請留亦不從於是公卿大夫各爲詩贈其行空學出祖都人聚觀嘆其稀見云逾年卒年七十五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第歷通判施州州介群獠不習服牛之利爲辟田數千畝選諳戍知田者市牛使耕軍食賴以足司馬光將薦爲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史也神宗以

近臣孫固薦召對謂曰知卿不游權門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識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曰四邊手足爾若夷中國以勤遠略懼成腹心之憂神宗頷之翌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也朕且以爲御史執政意其異己請試以事除提點京西刑獄竟以直道罷判西京國子監哲宗立召爲職方郎中累遷集賢院學士知邠州徙鳳翔府河中府陝州提舉崇福宮改集賢殿脩撰卒年八十紹聖中追貶賀州別駕後復之周自爲小官沉晦自匿薛向使三司欲辟爲屬及相見卒不敢言退而歎曰若人未易屈也以是不偶於世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皇祐中舉說書科爲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神宗以臨喜論兵詔編武經要略且召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爲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戾執政意罷歸改同判武學累遷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臨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於是翰林學士蘇軾等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宜留左右以補闕遺諫議大夫梁燾亦言都漕之職在外豈無其人在朝求如臨者恐不易得皆不報臨至部請因河勢回使

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歷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府轉運使郭茂恂伺時宰意劾臨奪職知歙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卒年七十二徽宗立追復之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人登第歷成都路轉運使數歲始得代神宗勞之曰遐方不欲數易大吏使劍外安靖年穀屢豐以彰朝廷綏遠之意也遷至太僕卿元祐中累遷御史中丞建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間者國論稍虧雜揉語言播傳動係觀望不可以不謹董敦逸黃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毀先帝蘇轍以名器私所親之純疏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

極劾其阿附轍出知單州卒年七十五從弟之儀
之儀字端叔登第三十年乃從軾於定州幕府歷樞密
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内香藥庫御史石豫言
其甞從蘇軾辟詔勒停徽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爲范
純仁遺表作行狀編管太平遂居姑熟久之徙唐州終
朝請大夫之儀能爲文尤工尺牘軾謂入刀筆三昧
王覿字明叟泰州人第進士歷官司農丞神宗時司農
爲要官進用者多由此選覿拜命一日即求外韓絳高
其節留檢詳三司會計絳出潁昌辟簽書判官坐公累
免屏居累年起歷太常丞哲宗立擢右正言進司諫疏

言國家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相繼斥去又劾竄呂惠卿朝論以大姦既黜慮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之且戒止言者覿言舜罪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時不聞人情不安亦不聞出命令以悅其黨覿言雖切然不能止也時復行差役而罷免役覿言法無新舊惟善之從因采掇數十事於差法有助可以通行者上之遂論青苗之害乞盡罷新令復常平舊法又言刑罰世輕世重熙寧重法行之已久今可以適輕之時願擇賢厚

通練之士載加筊正於是置局編彙覿預焉大抵皆用中與元祐赦是也朱光庭訐蘇軾策問呂陶辨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之說覿言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爲置不問遷至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坐論尚書右丞胡宗愈出知潤州加直龍圖閣知蘇州民歌詠其政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部侍郎與豐稷偕使遼爲遼人禮重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徙河陽連貶鼎州團練副使徽宗即位累遷御史中丞改元詔下覿言建中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

同覲言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文王作邑于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爲善繼善述當國者忽其言遂攻翰林學士日食下詔覲當制忤宰相乃力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與祠安置臨江軍覲淸脩簡潔人莫見其喜慍持正論始終再罹譴逐不少變卒年六十八紹興初復舊官從子俊義

俊義字堯明游學京師資用乏或薦之童貫欲厚聘之拒不答林靈素設講席寶籙宮詔兩學選士聞道車駕將臨視推恩司成以俊義及晉偉應詔俊義辭焉曰使

辭不獲命至彼亦不拜倘見困辱則以死繼之逮至講所去御幄踐步內侍呼姓名至再俊義但望幄致敬不肯出次呼曹偉偉回首俊義目之亦不出既罷皆為之懼俊義處之恬然以太學上舍選奏名列其下徽宗覩程其文擢第一顧謂侍臣宜超用蔡京邀使來見俊義不往僅拜國子博士居二年乃得改太學博士遷至右司員外郎為王黼所惡以直祕閣知岳州卒年四十七俊義與李邴友善首建正論於宣和間當是時諸公卿稍知分別善惡邪正兩人力也邴字肅遠官不顯

馮默字處厚成武人家貧徒步詣徂徠從石介學登進

士第調臨濮尉知須城縣為守張方平所知治平中方平還翰林薦為監察御史裏行遇事輒言無顧方平儆之曰得無累舉者乎默謝曰辱知之深所以報也時議尊崇濮王臺諫呂誨等悉補外默請還之不報遂上言濮王稱親義無可據願詔寢罷又言致治之要求賢為本仁宗以宮人之權盡委輔相故士趨權門必得顯仕願陛下明目達聰歷試而超升之以幸天下西京會聖宮將創仁宗神御殿默言事不師古前典所戒漢以諸帝所幸郡國立廟知禮者非之況先帝未嘗幸洛而創建廟祀實乖典則神宗即位以論歐陽脩事通判懷州

上跡陳十事曰攬威權察姦佞近正人明功罪息大費備凶年崇儉素久任使擇守宰禦邊患除知登州沙門島因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盜數則投諸海默爲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盜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爲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徙知曹州召爲三司鹽鐵判官以默與富弼善且論新法不便出知濟兗二州還提舉三司帳司爲神宗言用兵應對如流神宗喜將用之大臣滋不悅以提點京東刑獄剛嚴疾惡部吏有投檄去者改廣西轉運使安化蠻歲饑內寇默上平蠻方略以

疾求歸知徐州召爲司農少卿司馬光爲相欲盡脩祖宗法問默以復鄉差衙前法如何默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爲良法豈宜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歷寶文閣待制復知徐州改河北都轉運使初元豐間河決小吳因不復塞縱之北流元祐議臣以爲東流便水官遂與之合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爲便時不能用其後河竟決而北云久之告老予祠紹聖時坐附司馬光落待制致仕元符復之卒年八十贈開府階加贈太保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入太學補五經講書五年不謁告王安石爲群牧判官見而器之命子弟與之游擢進

士調須城主簿安石為政引執中編脩熙寧條例選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五溪撥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峒路險絕期迫執中但走一校諭其酋即相率歸命錄功當遷秩辭以及父母就徙轉運判官召為司農丞歷提點京西北路刑獄元祐中累擢中書舍人論邢恕蔡確之黨不宜以赦甄復遷給事中刑部侍郎紹聖初上官均摭執中為呂大防所用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執中性仁厚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明年夢神人畀以騎都尉誥曰為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年六十三

孫諤字元忠睢陽人父文用以信厚稱鄉里死謚慈靜

居士諤少挺特不群登進士第調哲信主簿選爲國子直講陷虞蕃獄免元祐初起歷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諤言漢唐朋黨之禍其監不遠蹇序辰編類章疏諤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下請如前詔一切勿問帝每患臺諫之人諤曰士豈乏於世顧陛下不知爾立䟽可用者二十二人章惇惡其拂已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點湖南刑獄徽宗立復爲右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可廢置因革者帝稱其鯁直遷左司諫俄以疾卒諤與彭汝礪以氣節相尚汝礪亡諤語所知曰吾居言責不愧器資於地下矣及再入諫省不能旬月時論惜之

孫升字君孚高郵人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元祐初政
升為監察御史多建明遷殿中侍御史梁燾責張問升
從而擊之執政指為附燾出知濟州又提點京西刑獄
召為金部員外郎復拜舊職進侍御史鄧溫伯為翰林
承旨升與賈易論之尤力不報擢至中書舍人直學士
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等撫升過政集賢
院學士紹聖初張商英等又劾之屢貶果州團練副使
汀州安置卒升嘗為哲宗言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
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為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
輔佐經綸願以王安石為戒世譏其失言

韓川字元伯陝人進士上第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爲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遷殿中侍御史疏言近制太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闕則選諸所表他雖考課上等皆莫得預然唯馳騖請求者得之爲多至於淹歷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下則是廉身脩潔之人不若營求一章之速化也於是詔吏部更立法張舜民論西夏事罷御史梁燾等爲舜民爭之川與呂陶上官均謂舜民之言實不可行燾等去川亦改太常少卿不拜加集賢校理知潁州歷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復守潁徙虢州與孫升同受責岷州團練

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得故官知青襄二州卒
朱服字行中烏程人進士甲科歷國子直講祕閣校理
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執政章惇遣所善袁默周之
道達薦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補郡免默之道官後
直龍圖閣知潤州徙泉婺寧廬壽五州當元祐時未嘗
一日在朝廷不能無少望紹聖初因表賀乃力詆變亂
法度之故召爲中書舍人除喪拜禮部侍郎湖州守馬
城言其居喪跡几筵而處他室謫知萊州徽宗即位加
集賢殿脩撰再爲廬州徙廣州哲宗既祥服賦詩有孤
臣正泣龍髯草之語爲部使者所上黜知袁州又坐與

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興國軍卒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進士第一歷鹽鐵判官
同脩起居注三司使忌其能出知汝州潁州熙寧初還
判太常寺出知鄭州奏罷原武監弛牧地四千二百頃
以予民復判太常知審官西院使遼燕射連發破的遼
以爲文武兼備待之異他使歸復命言遼境無備因此
時可復山後八州不聽衡纂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
神宗覽而善之面賜三品服判吏部流內銓未幾知通
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寶文閣待制知澶州徙知成德
軍坐事免元祐中歷秀襄河陽曹蘇州加集賢院學士

復以待制知楊廬宣潁州卒

黄寔字師是陳州人登進士第歷京東河北轉運副使哲宗以寔為監司久議召用曾布陰沮之林希曰寔兩女皆嫁蘇軾子所為不正不宜用乃以知陝州累擢寶文閣待制知瀛州徙定州卒贈龍圖閣直學士寔孝友敦睦世稱其內行紹聖黨禍起寔以章惇甥獲免然亦不得久於朝著焉

論曰顏復鄭穆在熙豐朝不阿不競經術操行允矣為世表儀李周論禦邊先治內顧臨論用兵本仁義是以王道輔其君也喬執中恤刑獄馬默更定配島法近古

之循吏歟李之純斥誣罔孫諤戒黨禍與大王覿孫升韓川黃寔爲姦邪所忌蓋皆履正君子哉阿意侍功若朱服章衡者復等蓋恥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七